



明玉

■ 安徽合肥 程志红

明玉不是美玉，也不是美女，是老家程老屋的一条汉子。说到明玉，就不得不提起他的继父“驼爹爹”。我记事起，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就是“驼爹爹”。“驼爹爹”是程老屋的劳动模范，曾经挺直的脊梁被生活重担生生压弯。这个辛苦一生的老人娶过三个老婆。“驼爹爹”娶三个老婆与富贵无关，只有一段辛酸的往事：原配没有生育，常被施以家暴，跑了；第二任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大名学财，但这个女人命苦，不久染病身亡；第三任妻子就是见过的“驼奶奶”。“驼奶奶”并不驼，只因嫁给了“驼爹爹”才获此尊称。她同样是一个不幸的人，前夫病亡后留有一子叫明玉，她带着儿子改嫁给“驼爹爹”，后来又生一女，叫明秀。

明玉是“驼奶奶”带到程老屋的，仍然随其生父姓“夏”。继父“驼爹爹”视他如同己出，与“驼奶奶”一起将他抚养成人，并帮他成家，娶小香姑娘为妻。在我印象中，明玉长得高瘦，头稍微有点偏，走路一阵风，一笑露出满嘴牙。一个孩子与大人之间本无交集，但我与明玉有过一次“交恶”。那年春天，一群小伙伴在老屋堂厅后面的竹园里玩打仗游戏。奔跑追逐时，我不小心碰断了一根竹笋。这一幕正好被明玉看见，他立刻告诉我妈，说我破坏集体财产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与一个五岁的孩子，你较什么劲啊？我妈只好当着他的面，折了一根黄荫棍，使劲抽我的小腿。听着我哇哇大哭，看着我腿上起了一道又一道红痕，他方才作罢。从此，我恨这个男人。

听老人们说，明玉一贯表现很“积极”。上世纪60年代，他搬一个梯子，拿一把锯子，把老屋堂厅大门上的“发月”（音）给锯了，说要“破四旧”。人们口中的“发月”，书面语言叫“门簪”。“门簪”是古代人民打扮宅院的门脸，数量为两颗或四颗，其多寡体现等级的高低。程老屋在明清时出过大官，所以有四颗“门簪”，为白果树所雕。至于“门簪”上雕刻的图案是不是“春兰夏荷秋菊冬梅”，拜明玉所

赐，后人再也无法看见。

明玉表现积极，终于在队里谋了一个“保管员”的职务。这样一心为公的人当保管员，当然是众望所归。

“是我连累明玉，让他丢了‘官’。”提起往事，如今80多岁的麻佬一脸内疚。年轻时的麻佬，食肠宽大，分到手的那点口粮，根本就不够他塞牙缝。他找到明玉，请求给予救济。明玉起怜悯之心，打开仓库，让他挑几十斤稻谷回家。不料风声走漏，队长带人在麻佬家搜出粮食，明玉被免职。

明玉“上升”的通道被阻，他只能做个安分的农民。成家后，妻子小香一连给他生了四个孩子，两男两女。他家孩子多，光景更是凄凉。三十九岁那年，明玉染上重病，一病不起。知道自己去日无多，明玉在床上给妻子小香交待后事：“家里太穷，学财没有钱娶亲，不能让他一辈子打光棍。我走之后，你就嫁给学财，好好抚养孩子，把日子过下去。”

明玉与学财，一个是“驼奶奶”与前夫所生，一个是“驼爹爹”与前妻所生，两人并无血缘关系，明玉在生命的尽头，以妻相托。因为明玉的这个遗嘱，我对他肃然起敬！原谅他的“告密”，原谅他对老屋堂厅“门簪”的破坏，原谅他作为一个外姓人想在程老屋扎根成长，不得不表现出的“积极”……

明玉临终托妻，我认为是一种人性的高尚与高贵，理应在程老屋的村史上留下一笔，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。后来，小香嫁给学财，成为我们尊称的“香奶奶”。他们不仅将明玉的四个孩子养成人，而且又生下一儿一女，开枝散叶。

前几年，这两位老人相继过世。由于儿、媳们长年在外打工，老人居住的楼房成了一座空宅。我回老家时，偶尔去那边走一走，眺望他家门前的稻海。风吹过去，稻浪沉默，起伏绵延，如同人们受苦不言。但所有的酸楚与不幸，都将在谷穗与谷穗的碰撞中得到久违的报偿。

稻花香

■ 安徽合肥 张时卫

笑颜开之时。当等到颗粒饱满，透着晶莹透亮白花花的大米，变成一碗碗香喷喷的米饭摆放在人们的餐桌时，不由得会想起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诗句。庄稼人不易，爱惜粮食人人有责。

小时候最爱稻草香，每到冬季就盼着母亲买稻草回来，放在阳台上晒两天，那稻草里夹杂着太阳的香味着实好闻，抱回来铺在床上蓬松松的，我们会在床上蹦啊跳啊，欢天喜地后枕着稻草的香味熟睡了……如今社会发展迅猛，不再需要铺稻草当垫絮取暖，替代垫絮的已有各类棉絮棉被，以及空调、暖气等御寒设备。但儿时的快乐时光，稻草铺香犹存脑海，那些美好记忆时常涌动……

此时窗外秋风阵阵，远处炊烟缭绕，仿佛看见农家人端着热气腾腾的新米饭，拉着家常，幸福满满的场景。

人们常说：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，当今袁隆平先生的超级水稻，让国人不用为粮食犯愁，可万分可惜的是，我国每年餐桌上浪费的粮食可供两亿人吃一年，而我们同时又看到非洲很多人依然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，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，如此反差，怎不让人痛心疾首。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提出“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”的指示，要制止餐饮浪费现象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、节约为荣的氛围，开展“光盘行动”，让浪费在舌尖上改观。

稻花香醉人香，人思香中事……



慈母

■ 安徽岳西 陆伦求

夜已很深，母亲还在那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下，一次次穿针引线，缝补儿子那条破了许多口子的的确良衬衫。母亲把几块又黑又破的棉絮，用针线拼凑到一起，再用一匹染黑了的老布做成被套，把棉絮缝到里面。这就是她给儿子准备的被子。家里实在太穷，没钱给儿子做套新衣，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给儿子体面地穿出去，只能把平时穿的衣服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。后来，母亲终于抬起头来，收起针线，把一些儿子需要带走的用品，放进那只坏了一头铰链的木箱里。

这一幕转眼过去三十多年了。年复一年，梦中还是经常看到母亲在临行前密密缝。

那些年，每次到了儿子的归期，她总是会一遍又一遍走到老屋门前的路口上，翘首遥望小河边的羊肠小道。儿子辞行时，她总是站在路口，目送儿子渐行渐远，直到背影消失在远方的山边。这光辉从我出生到母亲离去，一直都在，纵使母亲故去，这光辉也一直温暖着我。沧海桑田，如今再回到故乡，老屋和母亲都不在了。但我仍然感觉到母亲的目光在看着我，在爱抚着我。我在当年的家园前后转悠，怀念我的母亲。以前，我每次回家看望母亲时，都在饭后陪她在房前屋后转转。她告诉我近期村里发生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告诉我什么时候哪个亲戚来看望了她，带了什么礼物，要记得回敬。总之，母亲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们边走边聊，那份温暖永远留在心中。

没有了母亲的人生，是有缺憾的人生。我坐在老屋基的石头上，感情的潮水在放纵涌流，我用什么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呢？我每年最少两次来看看母亲，一次清明，一次春节。回想母亲尚在的时光，心中总有万般的怀念，任凭岁月的流逝也无法抹去。如今阴阳相隔，天上人间，在梦中、在坟前、在老屋这里，我只能默默祈祷，愿我的母亲在天国喜乐安详。

母亲是一个平凡而质朴的农村妇女，勤劳善良，和睦邻里，与世无争，任劳任怨。我的父母都未读过书，大字不识几个。那个年代，他们生了我们六个儿女，生活极度贫苦。家里不是这个生病了，就是那个跌伤了，母亲整日为儿女忙忙碌碌。

那时候家里生活极端困难，我们从来没过胶鞋或者解放鞋穿。即使冬天雨雪天气上学，也是打着赤脚走在崎岖小道上，到了学校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破布把脚抹干净后，再穿上母亲做的布鞋。有一天，放学回来的时候雨雪成冰，赤脚的我走了一段路，脚就冻麻木了。幸亏遇到邻居家的大姐姐，她把我背起来一直送回家。母亲用很多盆温开水，才把我的脚泡回知觉。那天晚上，母亲睡觉时把我的脚放在她温暖的怀抱里，一夜都不放开。

如今，闲暇时望着远山，幻想着如果有母亲陪伴多好。失意的时候望着天空，想着如果能同母亲在老屋前后转转多好。走在路上，遇到与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，就想如果母亲现在跟她们一样健在有多好。看着那些老人健康的面庞、漂亮的衣裳，心里就想，母亲在，我也会给她买漂亮的衣裳。

可是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


盼望秋风来，秋雨绵，可合肥地区仍然持续高温，连即将迎来的国庆七天长假也是要在火辣辣的热度中度过。可这一点也不影响收割稻谷的丰收景象。一望无际的稻田，满目黄澄澄、金灿灿，十分耀眼，一阵阵稻花的香味飘进车窗，让人喜出望外。沉甸甸的稻穗垂下头、弯下腰，风吹稻浪似一层层金色的海波，叠叠荡荡。对于农家人最知足的莫过于丰收的喜悦和美好的收成了吧？

“稻怕寒露一夜霜”，水稻的收割也是有节气时限的，鸟儿们也会凑着喜庆的热闹叽叽喳喳，兴奋不已，飞落在稻秧中衔走一串串稻谷，它们时而信步在空旷的田野，时而看见有人吆喝“呜—呼—儿”惊起四处飞腾……

当稻谷归仓酝酿出大米香时，一定是农家人喜